

摄影: KARINE AIGNER
采访/撰文: 李鸣燕
部分图片提供: KAREN BIT VEJLE

剪纸

1867年,安徒生在给好友的一封信里这么写:“剪纸就像是写诗的第一步。”

所有人都知道安徒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童话作家,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也是那个年代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最好的剪纸艺术家。同他的钢笔放在一起的,永远还有一把小小的剪刀。

传说他常常会在剪纸的同时,给周围的人讲童话故事,故事讲完,剪纸作品也总是正好完成。他向众人展开手中的那张纸,就好像和他的童话一般,顿时展开一个被魔杖点过的精灵世界。

一个世纪以后,同样出生于丹麦的Karen Bit Vejle,偶然捡起了这根魔杖,从此痴迷于这个由一把剪刀一张纸组成的异常简单却精妙万分的世界,至今已将近四十年。伴随着刀锋,她的手指和白纸一起跳舞,时间仿佛就此静止。

在她的手下,你看到的不仅仅是几片雪花,一只小狗,而是一个浩瀚、庞大、充满灵性、令人震撼的世界。一幅灵感取自于肖斯塔科维奇钢琴三重奏,名叫《第五季》的作品,高5米,长10.5米,耗时八个月完成。你走在这幅一刀刀剪出来的白色长卷之前,从头到尾,仿佛在用眼睛重新“聆听”音乐,从第一个音符的跳跃,到情节的高潮,再到尾声。所有的细节和对音乐的幻想,都在Karen的剪刀下跃然眼前。而她的下一件作品,则是安徒生童话故事《白雪皇后》的再现,计划2013年完成。

剪纸世界的美妙,唯有请Karen Bit Vejle与她的剪刀一起来讲述。

剪纸之美

剪纸就好像是一种魔法。一张普通的纸,经过一次、两次,也许三次折叠,通过一把普通的剪刀,在纸上剪出第一个洞,然后继续……而最后要打开它的时候,就是真正的魔法时刻到来了——它并不一定完全如同你之前的想象,以至于每一次打开的那张纸,都好像是魔术师替你变出的一份礼物,一种无法预见的惊喜。

剪纸之慢

每次创作前,先要花上很长很长的时间在脑海中描绘和想象,做很多研究和调查。比如剪《第五季》,准备工作就做了足足两个月。每天,她都要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一部钢琴三重奏,记下每个音符,慢慢体会其中的数学与和谐之美,并试图去理解音乐家是如何创作这部作品的,这样才会知道该如何来剪出这幅作品——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里有两大主题,所以Karen的剪纸也采用了同样的结构。整个剪纸的过程持续了整整六个月,你必须小心翼翼,非常缓慢地去下每一刀,因为只要剪错一刀,整幅作品都会断裂成碎片。

独家专访 是它选择了我

第一次拿起剪刀是什么时候?

在北欧,所有的孩子都会在圣诞节前和父母一起剪雪花,作为圣诞节的装饰。我也不例外。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事,所以即使不是圣诞,我也常常会剪纸来玩。16岁那年,我第一次去了哥本哈根最古老的游乐园Tivoli,我看到一个男人正坐在阳光下剪纸。叫我惊讶的是,他剪出来的不是我过去看见那些雪花,而是一个童话世界!我在他的身边站了很久,回家后,我问妈妈要了她做裁缝用的那把剪刀,从此开始自己在纸上编织故事的历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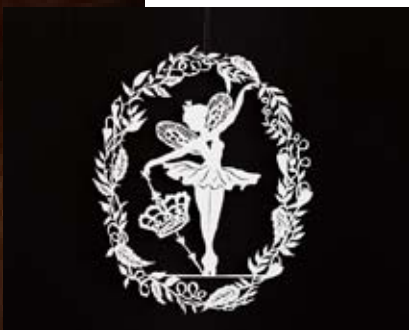
之后就再也没有放下过剪刀,为什么?

我没有选择,是它选择了我。剪纸让我快乐,就是如此简单,而且它也能给别人带去快乐。

每天会花多久在剪纸上?

我从早上8点开始工作,直到晚上9点或10点。除了剪纸,我几乎已经不做任何别的事情,甚至连朋友和家人也很少见。到了我这个年纪,孩子们都已经长大成人,离开了家,我觉得我有足够的时间、自由、智慧和勇气来做自己觉得最重要的事情。





头脑里的一场游戏

剪纸之前会做什么样的准备工作？

每一次创作之前，你都会先在头脑里做一场游戏。要精准地计算好每一个细节。这整个思考的过程会经历很久，并且不断重复，直到整张作品都完整呈现在我的脑海里。这就好像是玩下棋，你知道你的第一步要怎么走，但是接下来的每一步都与上一步息息相关。我必须不断地在头脑里刷新这幅图，完成这个“数学”游戏后，我才会开始动手剪。你在剪的，是心里面已经酝酿了很久的东西。所以你必须保持谨慎、耐心和冷静。常常要停下来思考。我也曾经有过因为太心急而剪错一刀便前功尽弃的经历，从这些错误里也会让人明白，这所有的线条是如何精互相连接，构成一张精细复杂的网。

工作时的心态是什么样的？

非常快乐，就好像进入了一个自我冥想的世界，时间、空间全都消失了。我完全为手中的这把剪刀和这张纸所创造的东西所沉迷，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能够找到这样一个感觉平和的世界。

你的灵感通常来自哪里？

灵感可以来自各种地方，那些无尽的反省，对于时间、永恒、优雅(这是我最喜欢的词之一)、悲哀和快乐。17和18世纪的那些装饰品、沿着悬崖边的散步，一次愉快的下午茶……曼德拉也是我的灵感来源。他是优雅和宽容的化身，而所有优雅的人都是我的灵感来源。但最能给我灵感是音乐。每次剪纸时一定要音乐相伴，这样剪刀才能找到一种自然的节奏。起床，我会先从摇滚乐开始，让自己觉得精力十足。比如皇后乐队的We Will Rock You，或是恐怖海峡……进入工作状态后，我会放古典音乐，最喜欢的是马友友和挪威钢琴家Leif Ove Andsnes。临睡前，各种各样的想法会跑到我的脑袋里。我试图记住它们，慢慢地让它们丰满起来，直到所有的元素都拼凑成一整块。这就是可以开始动手剪下第一刀的时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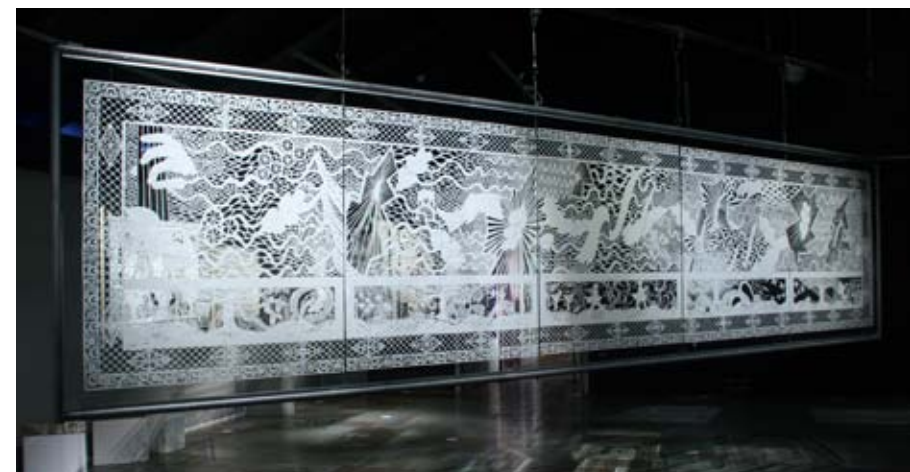
飞速世界的一贴解药

从2008年开始，你的作品就在世界各地展览。人们有些什么样的反应？

每一个人都会跑来对我说：“我真不敢相信这出自于一张纸和一把剪刀！”他们的震惊和盛誉对我来说依

然有点不习惯，我从小就开始剪纸，对我来说这再自然不过，毫无特别之处。这只不过是关于剪刀与时间的耐心而已。

几年前，我的第一次展览做完之后，有个年轻女人打电话给我。她告诉我，她得了癌症，生命好像就此被颠覆。在被确诊的那天，她恰好路过展会，见到我的作品。她为巨幅剪纸里的那些细节所征服，看了很久以后，她突然明白，要想剪出这样大型的作品，唯一的可能是从一处开始，剪下第一刀，然后一路往下走。而这也正是她能够同癌症抗争的办法。做完化疗后，每次我的展览她都会来看，从中获取勇气和灵感。这个女孩的故事是我剪纸最大的动力，从那天开始，我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对于他人可能意味着某种含义，即使不是对所有人，哪怕仅仅是那么几个，也已经足够。之后，又有很多人来告诉我类似的故事，这赋予我使命感，成为我必须不断工作下去的理由。



手工化创作对于这个飞速发展的数码世界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人类拥有过这么璀璨的历史，这都是因为我们知道该如何用自己的手，以及自己的创造力。在眼下这个世界，我们忘记了要如何使用自己的双手，也丢失了创造的这个过程。我们已经无需创造，因为科技能够帮助完成一切。可在那些数码制作出的产品里，我们感受不到灵魂。我想，在人们的内心深处，依然有着对于手作的渴望，而我也相信，慢手工正在成为一种趋势。

在我看来，剪纸是这个飞速世界里的一贴解药。它需要时间和耐心，很多的时间，和很多的耐心，从创作到经历。如果我的剪刀能够让你停下匆匆的脚